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加拿大]蒙哥马利◎著 李攀◎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 [加拿大] 蒙哥马利温◎著 李攀◎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蒙哥马利著; 李攀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64 - 1

I. ①绿… II. ①蒙… 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8172 号

绿山墙的安妮

著 者 (加) 蒙哥马利

译 者 李 攀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7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15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目 录

第一章	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1
第二章	马修·卡思波特非常惊愕·····	7
第三章	马瑞拉·卡思吓了一跳·····	18
第四章	绿山墙农舍的早上·····	24
第五章	安妮的出身·····	29
第六章	马瑞拉心中有了底·····	34
第七章	安妮阅读了她的祷告词·····	39
第八章	对安妮的培养开始了·····	42
第九章	林德太太非常害怕·····	49
第十章	安妮的道歉·····	55
第十一章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	62
第十二章	宣誓·····	67
第十三章	有所期待的喜悦·····	72
第十四章	安妮的坦白·····	76
第十五章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	84
第十六章	戴安娜应邀赴茶会,结果很糟糕·····	97
第十七章	新的生活中乐趣·····	107
第十八章	安妮前去抢救·····	113

第十九章	一场音乐会、一场灾难和一次坦白	122
第二十章	一个出色的想象出了毛病	134
第二十一章	调味品中异军突起	141
第二十二章	安妮应邀去吃茶点	151
第二十三章	在一件有关自尊心的事件上安妮惨遭不幸	155
第二十四章	斯塔西小姐和学生安排了一场音乐会	162
第二十五章	马修坚决主张做宽松袖	166
第二十六章	“故事社”成立了	175
第二十七章	虚荣心和精神上的苦恼	182
第二十八章	不幸的百合少女	189
第二十九章	安妮生活中的新时期	196
第三十章	“女王班”组成了	204
第三十一章	小溪和河流的汇合处	214
第三十二章	录取名单公布了	220
第三十三章	酒店里的音乐会	227
第三十四章	女王专科学校的一名女生	236
第三十五章	女王专科学校的冬天	242
第三十六章	荣誉和梦想	246
第三十七章	马修之死	252
第三十八章	峰回路转	258

第一章 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林德太太住在阿冯利大路下坡的一个小山谷的拐角处，小山谷四周长满枫树，挂满了像姑娘们的耳坠一样的果实。一条起源于卡思波特森林的小溪横穿山谷，上游以水流湍急、蜿蜒曲折闻名，点缀着许多池塘和小瀑布。当小溪流到林德家门前的山谷时，却变得平静而规矩了。因为它知道，要从林德太太家门前路过可得注意自己的形象。林德太太正坐在窗前，目光犀利地盯着眼前的一切，不管是小溪还是孩子，只要她觉得有什么奇怪或不对劲儿的地方，都要弄个明白，否则她是不会罢休的。

阿冯利周边一带的很多人都比较关心邻居的举动，而疏于顾及自己的事情。但林德太太能力很强，家里和家外都能照顾到。她是个非常有本事的家庭主妇，家务得心应手、干净利落。她“管理”着一个裁缝小组，帮助学校工作。同时，她还是教会救助团和对外传教辅助团强有力的支持者。即便事务繁忙，林德太太也能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厨房窗前，一边飞针走线地缝制着被子，一边用锐利的目光盯着这条穿越山谷蜿蜒爬向远处陡峭红山的大路。阿冯利的主妇们一谈起这事儿，无不肃然起敬。阿冯利在一个三角形的小半岛上，圣劳伦斯湾的海水包围着它。因此，任何人要进出其中都需经过这条山丘大路，也就是说，谁也逃脱不过林德夫人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6月初的一天下午，林德夫人坐在窗前。温暖明亮的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浅粉色的花朵盛开在屋下坡道上的果园里，如同新娘脸颊上泛起的红晕，蜜蜂嗡嗡飞舞在花丛之中。一个身材短小、老实厚道的男

人，正在谷仓后面的山坡田地里耕种着萝卜籽。这阵子，在绿山墙农舍旁的小溪边的一大片红色地里，马修·卡思波特也应该在种萝卜籽吧。因为前一天晚上，林德太太在卡莫迪的威廉·J·布莱尔的商店里，听到马修告诉彼得·莫里森，计划第二天下午种萝卜籽。当然，这可是彼得从他嘴里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马修·卡思波特从来都不把他的事儿主动告诉别人。

但马修怎么在这儿？下午三点半正是最忙的时候，他却不慌不忙地驾着马车从山谷爬向山坡！更奇怪的是，他身着带白领圈的衬衣和一套最好的西服，显然他打算离开阿冯利到外地去。而且他驾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这分明是要去很远的地方！那么，马修·卡思波特打算上哪儿去？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如果换成阿冯利其他的男人，林德太太很容易就能猜出他出行的意图，但马修平常很少出门，这一定是要去做什么紧迫的、不寻常的事情。他这个人性格内向，讨厌与陌生人打交道，不善交流。可是现在，马修却身着白领衬衣，驾着轻便马车，这真是不常见到。林德太太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却一无所获。

“眼下这个时间，马修一般不会去城里，他平常也不去探亲访友，如果他的萝卜籽用完了，他也不用打扮成这个样子，驾着马车去买。如果是去请医生，他又不匆忙。这段时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却一点儿也不清楚。不把马修离开阿冯利的原因弄清楚，我都睡不着。”林德太太决定喝完茶就去一趟绿山墙农庄，从马瑞拉那儿打听个水落石出。

林德太太喝完茶就出发了，两家住得很近，离林德家的山谷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卡思波特家的房屋很大，草木葱郁，果树成林。当然，狭长的小路给人感觉距离要远一些。马修·卡思波特的父亲是个比自己儿子还要腼腆沉默的人。当年，老卡思波特在盖家宅的时候，离当地的人远远的，就差隐居森林了。绿山墙农舍修建在他开垦出的那片土地的最偏远的地方，从大路上看几乎看不到，大路两旁是阿冯利居民紧凑排列的房屋。林德太太认为，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根本就不能叫生活。

“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生活，真是的！”她一边走一边嘟囔道。小

路上长满了青草，路边是野玫瑰丛，路面上留下了马车深深的车辙印。“住得这么偏僻，难怪马修和马瑞拉都有些古怪。他们房子周围树挺多的，但人总不能和树做伴吧！天知道他们烦不烦。我看这两个人对这样的生活还挺习惯、挺满足的！人啊，真是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就算被人勒住了脖子——就像爱尔兰人说的那样。”

正想着，林德太太已经走到了绿山墙农舍的后院。院子干净整洁，满眼绿色，两边栽着高大挺拔的柳树和笔直向上的白杨。地面上干净得连石头和树枝都看不到。即使有，也逃不过林德太太的眼睛。她认为，马瑞拉·卡思波特打扫院子、收拾屋子都很勤快，哪怕在地上吃饭也不会有什么脏东西。

林德太太敲了敲厨房的门，听到准许后就走了进去。绿山墙农舍的厨房很干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新建的客厅。如果它不那么干净，反而会让人觉得舒心。厨房的墙上都有窗户，从西面的窗户能看得见后院。灼热的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东面的窗户被葡萄藤染成了绿色，左边果树园里的樱桃树挂满了白色的花儿，小溪边的白桦树在风中摇摆。马瑞拉坐在东面的窗户下，避开阳光的直射，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需要被严肃对待，就连这阳光都显得太过轻佻和不负责任。现在她正织着毛线，身后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晚饭用的餐具。

林德太太在关好房门的那一刻，就已经把这些尽收眼底了。桌上摆了三只碟子，应该是马瑞拉正在等着马修带人回来喝茶。碟子里盛着的只有沙果果脯和蛋糕，看来她的客人也不是特殊人物。但马修的白衣领和栗色母马又怎么解释呢？林德太太更觉得糊涂了，绿山墙农舍向来平静而不神秘，今天这是怎么了？

“晚上好，林德太太。”马瑞拉高兴地说，“今儿晚上天气真好，对吧！快请坐！家人都好吧？”马瑞拉·卡思波特和林德太太始终保持着一种所谓的友谊——没什么话可说——也正因为她们性格不同，才使这种友谊得以保持。

马瑞拉是个高瘦的女人，棱角分明，没有任何曲线。她乌黑的头发已有几绺灰白，紧紧地在脑后卷成一个小发髻，两个金属发簪紧紧地插

在头发上。她像那种阅历短浅、刻板僵硬的女人，现实也是如此，倒是她嘴边那几分略微幽默的表情增添了些许补救。

“我们都很好。”林德太太说，“不过，今天看见马修出门，以为他是去请医生了。我很担心你。”马瑞拉撇了一下嘴角，她已经料到林德太太的来意。看到马修离家远行，她的这位邻居肯定会来问个究竟。

“哦，不，我身体很好，只是昨晚头疼得厉害。”她说，“马修是去布莱特河了。我们想从诺瓦·斯科夏的孤儿院里领养个小男孩，他今晚会乘火车到布莱特河。”

林德太太很吃惊，她愣了五秒钟。马瑞拉是在和她开玩笑吗？这不太像啊。

“不是在开玩笑吧？马瑞拉。”她定定神，不假思索地问。

“当然是真的”，马瑞拉说。仿佛领养男孩和干农活一样，没什么可奇怪的。

林德夫人太震惊了，很多惊叹句从她脑海里冒出来。一个男孩！马瑞拉和马修居然要领养一个男孩！还是从一家孤儿院里！真是翻了天了！还有比这个事情更令人吃惊的事情吗？没了！

“你们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念头呢？”她问道。

好像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是得不到她的赞同的。

“嗯，我们考虑很长时间了——事实上是整个冬天。”马瑞拉回答说，“圣诞节前，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到我们这儿来，她说打算春天的时候，在霍普敦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小女孩。斯潘塞太太去那个地方看望过住在那儿的表妹，对那里很清楚。从那以后，我和马修就打算领养孩子。我们想要个男孩。马修年龄大了，你知道——六十岁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心脏又不太好。你也知道，这年头要雇人帮忙实在太难了，除非是那些愣头青的小男孩。当你把他领进门，刚刚学了东西上了路，他就不安心了，要么跑到龙虾罐头厂，要么干脆去了美国。起初马修想要一个英国的男孩，但我不同意。他们也许很不错，但我可不想要在伦敦街头的阿拉伯人，至少给我一个伦敦当地的。当然，

不管领养谁我们都需要冒险。但我觉得，如果我们领养的是一个加拿大本地的孩子，会很好，晚上睡觉也踏实。所以，我们决定请斯潘塞太太在领养小女孩的时候也帮我们挑一个。上周，听说她打算去了，就托理查德·斯潘塞住在卡莫迪的亲戚捎信给她，给我们领养一个聪明的、十岁左右的男孩。这个年龄最好，来了就能派点用场，干点儿杂活，还能适当加以调教。我们会给他一个温暖的家，送他去读书。今天我们得到了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的电报，说他们会乘坐今晚五点半的火车抵达。所以马修到布莱特河接他们去了。斯潘塞太太送他下火车后，继续坐火车去白沙站。”

林德太太对自己的口才很有自信，在稳定好自己惊讶的情绪后，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噢，马瑞拉，老实说，你们正在干一件很傻的事情——真是太冒险了。你们怎么就这样把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接到家里了呢？既不了解他的性格，也不知道他父母是什么人。对了，就在上星期，报纸上说，小岛西部有一对夫妻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可小男孩却在夜里故意把他们的房子给烧了——他们在床上都快被烧成一团了。还有另外一件事，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有喝生鸡蛋的毛病，怎么改也改不掉。如果你想知道我对这事儿的看法——你们想都别去想领养孩子的事儿，真的。”

听了这番劝慰，马瑞拉并没有冒火或恐惧，只是平静地织着毛线。

“林德太太，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有些不安。可是很明显，马修是铁了心想要领养一个孩子，所以我同意了。马修很少对什么事情固执己见，一旦他这么做，我总觉得自己应该让步。至于风险，世界上有什么事是不用担风险的，连亲生的孩子有时也会有个三长两短。再说，诺瓦·斯科夏距离我们岛很近，我们又不是去英国或美国领养孩子，他和我们不可能有太大区别的。”

“好吧，但愿这是件好事，”林德太太以怀疑的语气说，“如果他故意放火烧了绿山墙农舍，或者往井里投毒，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听说在新不伦瑞克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一个孤儿院的女孩子就干过这样的事，全家都死得极其痛苦。”

“嗯，我们家又不想领养女孩，”马瑞拉说话时的口气，好像只有女孩子才会往井里投毒，男孩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从没有想过要领养个女孩子。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有这个打算可真奇怪。她那个人，如果心血来潮想要收容整个孤儿院，她都会干的。”

林德太太本想等到马修将收养的孤儿带回家后再走，但得等上两个小时。于是，她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让所有人都会感到震惊的消息。林德太太总是喜欢制造轰动。于是，她起身告辞了，马瑞拉稍稍松了口气，在林德太太悲观情绪的影响下，她的疑虑和恐惧也卷土重来。

“噢，这可真有意思！”林德太太一踏上小路就脱口而出，“就像做梦一样！唉，那个小家伙真可怜，马修和马瑞拉根本就不会带孩子，他们还指望那孩子聪明、稳重。不管怎样，一想到绿山墙农舍会有个领养的小孩子，真有点不可思议！那个地方就没有过孩子，虽然我帮不到孤儿什么忙，但我还真是可怜他。”林德太太热情地对着路边的野玫瑰丛絮叨着。不过，如果她亲眼看到那个正在布莱特河车站耐心等候的孩子的话，她的怜悯会更加深沉。

第二章 马修·卡思波特非常惊愕

马修·卡思波特驾着马车慢悠悠地向布莱特河驶去，路程约有八英里。穿过几片美丽的枫树林，途经一个山谷，两旁整洁舒适的农场，野李子树伸长的枝条都笼罩在薄雾中。空中弥漫着苹果香甜的气味。草场顺着斜坡伸向远方，与灰白淡紫的地平线合为一体。此时，小鸟纵情歌唱，仿佛这是最美好的时光。

马修驾着马车，一路上自得其乐，除了碰上女士时，不得已和她们点点头打个招呼——在爱德华王子岛，不管遇到谁，都得相互致意。马修除了马瑞拉和林德太太，害怕所有的女人。他总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认为那群女人正在嘲笑他。他这么想也不是没有原因，他长得很古怪，身材粗笨，肩头佝偻，长长的铁灰色头发直垂到肩，那一大把软软的褐色胡子是他从二十岁就开始留的。事实上，他六十岁的长相和二十岁差不了多少，只是胡子多了点灰白的颜色。

他来到布莱特河，火车还没到。他想自己来得太早了，就把马停在布莱特河小旅馆的院子里，独自朝火车站走去。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小女孩孤单地坐在一堆木板上。马修注意到那是个女孩，看都没看她一眼。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她，就会看到孩子那充满紧张和期待的表情。她正在那儿等着什么事的发生，除此之外，她无事可做。因此，她只有全身心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马修碰到了火车站站长，他正在锁售票处的门，准备去吃晚饭。马修向他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否快到了。“半小时前就来了，已经开走了”站长回答说，“不过给你留了个乘客——一个小女孩，就是坐在那

堆木板上的女孩。我叫她到候车室去，可她却非常严肃地说，她宁愿待在外面，还说什么‘那儿有更宽广的想象天地’，这孩子真是不可思议！”

“我等的不是女孩子”，马修不知所措地说，“我是来接一个男孩的。他应当待在这儿。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把他从诺瓦·斯科夏领来送给我的。”

火车站站长吹了声口哨。“可能是有些地方搞错了，”他说，“斯潘塞太太领着那个女孩下了火车，把她交给我照顾。她说是你们托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还说你一会儿就来接她。我就知道这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马修顿时不知所措，他真希望马瑞拉现在能解释这个问题。

“你问问这个女孩吧，”站长说，“她应该能解释清楚——她很会说。也许孤儿院没有你想要的那种男孩。”

站长走了，可怜的马修不得不硬着脑袋朝女孩走去——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失去父母的女孩——问她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这可真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情啊！马修转过身来，不情愿地顺着站台朝女孩走去。

马修从女孩身边经过时，女孩儿就一直在注视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马修没有正眼瞧过她一下。这是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孩子，身上穿着发黄的灰绒布裙，布裙又短又紧又脏，褐色水手帽已经褪了色。一头浓密的红头发，编成了两条辫子拖在背后。她的脸苍白而瘦小，长着许多雀斑，大眼睛大嘴巴，眼睛一会儿是绿色一会儿是灰色。如果目光锐利一些，就会发现女孩的下巴尖尖的，棱角分明，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嘴唇线条优美，表情丰富，额头宽阔饱满。总之，眼力非凡的观察家会说，这个孤独的女孩身上蕴含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气质。而马修对这个女孩却充满恐惧，令人觉得滑稽。该怎么开口呢？马修忐忑不安。然而，小女孩一见马修朝她走过来，就站了起来，用一只瘦瘦的棕色小手抓住个破旧的手提包，另一只手则向他伸去。

“我想你应该是马修·卡思波特先生吧？”她的声音清脆洪亮，“很

高兴见到你。我还担心你不会来接我了呢，我还想过各种你来不了的原因。我想如果你不来接我，我就会沿着铁轨走到拐弯的地方，爬上那棵大樱桃树，待上一个夜晚。我不会害怕，睡在挂满白花朵的樱桃树上，洒满月光，该多么有趣啊？想象着自己住在大理石砌成的大厅里。我坚信，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明天早上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马修尴尬地握着女孩的手，无法对这个可爱的小孩子说事情可能出错了，但他可以把她领回家，让马瑞拉告诉她事情真相。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她自己扔在布莱特河，先回家再说吧。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羞怯地说，“把包给我。跟我走吧，马车在那边的院子里。”

“哦，我拎得动”，小女孩开心地说，“我把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都装进去了，但它并不重。而且拎这个提包是有技巧的，要防止把手脱落，所以最好还是我来拿，我已经习惯了。这是一只比较旧的手提包。噢，虽然在樱桃树上睡一觉也不错，但你来了我还是非常高兴。”

“我们是不是要走很远的路？斯潘塞太太说可能有八英里呢。我很开心，我喜欢坐车。噢，我将要和你们住在一起，成为你们家的一员了，这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从来没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我只在孤儿院待了四个月，真难受。我想你想象不到那里糟糕的情况。斯潘塞太太说我这么说话可不好，但我并不是故意的。一个人不知不觉就变坏了，对吗？孤儿院里的人都是好人，但是在孤儿院里，你只能想象，想象关于他们的情况是多么有趣——幻想坐在你旁边的女孩有可能是一位伯爵的女儿，当她还是婴儿时，别人就把她从父母身边偷走了，在她还没有时间交代事情真相时，她就死了。我经常夜里躺在床上，幻想着这样的事。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这么瘦的——我是不是瘦得可怕？我的骨头上长的肉不多。所以我爱把自己幻想成丰满漂亮的女孩子，胳膊肘上还有肉窝窝。”说到这儿，小女孩打住了，有可能是因为她喘不过气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马车前。他们驾着马车穿过小山坡，她再没说一句话。车轮在有些路段深深地陷在泥土里，道路两侧的土堤有时要比人的头高出数英尺，土堤上种植着樱桃树和挺拔的白桦树。野

杏树的一根树枝掠过马车的车身，女孩好奇地伸出小手，咔嚓”地一下把它折了下来。

“这棵树长得可真美，对吧？全身雪白，镶着花边，从路边伸出头来，你觉得它像什么？”

“啊，我不知道。”马修说。

“哎呀，像个新娘子呀——穿着白色的婚纱，像披着彩霞一样的面纱的新娘子。虽然我没见过新娘子，但能想象得出她的样子。不过，我想我可能当不上新娘了。我长得那么难看，谁也不可能和我结婚的——除非外国传教士。我想外国传教士可能不太挑剔的。不过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婚纱，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我比较喜欢漂亮衣服，不过，我连一件漂亮的衣服都没有——嘿嘿，有希望就行，是吧？这样我就能想象自己变得比较漂亮了。

早晨我走出孤儿院时，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很难看，但我还是穿上了这件讨厌的旧绒布裙。你知道，孤儿院的孩子都必须穿这个衣服。这些衣服是去年冬天，一位霍普顿商人捐给孤儿院的。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他卖不出去，可我却完全相信他是出于好心，你说呢？坐火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可怜，可我并不在乎。想象着自己穿着漂亮的淡蓝色的丝绸裙子——不过，不妨想象一下那些值得向往的东西——头上戴着插满鲜花和漂亮羽毛的大帽子，戴着一只金表和用山羊羔皮制成的手套，穿着一双靴子。一下子我就快活起来了，这次不平常的旅行是多么令人愉快呀！坐船渡海的时候，我也没有晕船。斯潘塞太太平时也晕船，但这次也没有犯晕船的毛病。因为要照顾我，不能让我掉到海里去。她说她总是一不注意就看不见我又跑到哪儿去了。可是，幸亏我随处溜达，她才没有晕船，不是吗？我想把船里外都看个遍，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坐上船。啊！看，岛上到处都是盛开着的野樱花，这真是个花的海洋呀！我很喜欢它，能在这里生活实在太好了！以前就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我经常幻想自己能住在这儿，可没想到这一天真的会来。梦想成真，太令人高兴了，对吧？咦，那些路为什么看上去是红色的呢？从夏洛特顿坐上火车后，我就看到红色的路从眼前

掠过，是什么东西把它们染红的，斯潘塞太太也不清楚。她还让我别再问她了，可是我不问，怎么会弄明白这些事情呢？哦，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路都染成红色的呢？”

“嗯，我也不知道。”马修说。

“嗨，我想了解一下就行了。如果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明白，是多么开心的事呀！世界确实充满了乐趣。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明明白白，世界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对吧？唉，我话是不是太多了。人们都嫌我话多。你是不是也希望我不这么说话呢？如果你感到厌烦，我就不说了。只要我下定决心，我就能做到，尽管这很困难。”

马修听得津津有味，连他自己也觉得很意外。像大部分寡言少语的人一样，他喜欢别人能说会道，只要他们自己愿意说就说，别强迫自己掺和进去就行。不过，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情愿与一个小女孩待在一起。女人都不好对付，小女孩就更难对付了。阿冯利有教养的小女孩总是偷偷地从他身边跑过，瞥上他一两眼，好像她们如果在他身边说一句话，就会被他吃了似的。他非常讨厌这件事。可是现在身边这个小女孩却完全不一样，尽管自己脑子比较迟钝，不能跟上她那活跃的思绪，但他还是觉得有点喜欢她的喋喋不休。于是他像平常一样支支吾吾地说：“嗯，你喜欢说，那你就说吧，我不介意。”

“噢，我太高兴了！我想说的时候可以随便说，真是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将来肯定能相处得很不错。因为唠叨，我曾挨过不少骂，对此我听过无数斥责。他们还笑我说大字眼，可是假如你有大思想要说清楚，不说大字眼怎么能行呢？”

“呃，这话听着有点道理。”马修附和着。

“斯潘塞太太说我的舌头是不是在嘴巴中间悬着，没有拴住。其实根本就不是。瞧，它不是规规矩矩地待在这里吗？斯潘塞太太说你们家叫绿山墙农舍，还把那地方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她说房屋的四周都是绿树，我很高兴。我就喜欢树。可惜，孤儿院里一棵树都没有，只是在门前有几棵瘦弱的小树，树干上斑斑点点地留着白灰。仿佛它们就是孤苦伶仃的孩子。看着它们，我就禁不住流眼泪。我经常对它们说：‘啊，

你们这些可怜的小树！如果你们能够生长在大森林里，到处都长着树，树根上长满小小的苔藓和六月钟冠花，附近还有小溪流过，小鸟们在枝头上欢快地歌唱。那样，你们肯定会长得很好，是不是呢？可事实不是这样，可怜的小树啊，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今天早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它们。你也曾有这样的心情的，对吧？噢，我忘记问了，绿山墙农舍旁边有小溪吗？”

“有的，就在房子的南侧。”

“太棒了！我一直想住在小溪边上。没想到它真的变成了现实，这太好了，我现在周围的一切几乎变得太完美、太幸福了！我真的感到幸福了——哎，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她把长辫子从瘦瘦的肩头后拉过来，放到了马修的眼前。马修没有分辨过女人头发的颜色，但这次却很容易看出来。

“红色？”马修说。

女孩把辫子又甩到肩后，叹了口气，这声叹息似乎发自内心深处长久以来的悲哀。

“不错，是红色。”她沮丧地说，“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不是很高兴了吧。长着红头发，谁也不高兴。雀斑、绿眼睛、干瘦，我都不放在心上，只要幻想起来，就会全部忘在脑后。我可以幻想脸庞像玫瑰花瓣一样美丽，眼睛像天上的星星那样闪着蓝紫色的光。可是，我老是想红头发。我把自己的头发想象成黑亮的，就像乌鸦羽毛一样，但我心里明白它是一头红发，它使我浑身发冷。它成了我一生的遗憾。我在一本小说上看到，一个女孩有件非常遗憾的事，她的头发是金色的，从她那雪花式石膏般的额头，波浪似地流下来。雪花石膏般的额头是什么样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你知道吗？”

“嗯，我也不知道。”马修说，他开始感觉有点头晕了。这时，他觉得自己回到了以前，在一次野餐中被其他男孩骗去骑旋转木马，最后转得头晕眼花，难受极了。

“不过，我想那肯定很美，因为她像仙女那样美丽。你想她会怎么想？”